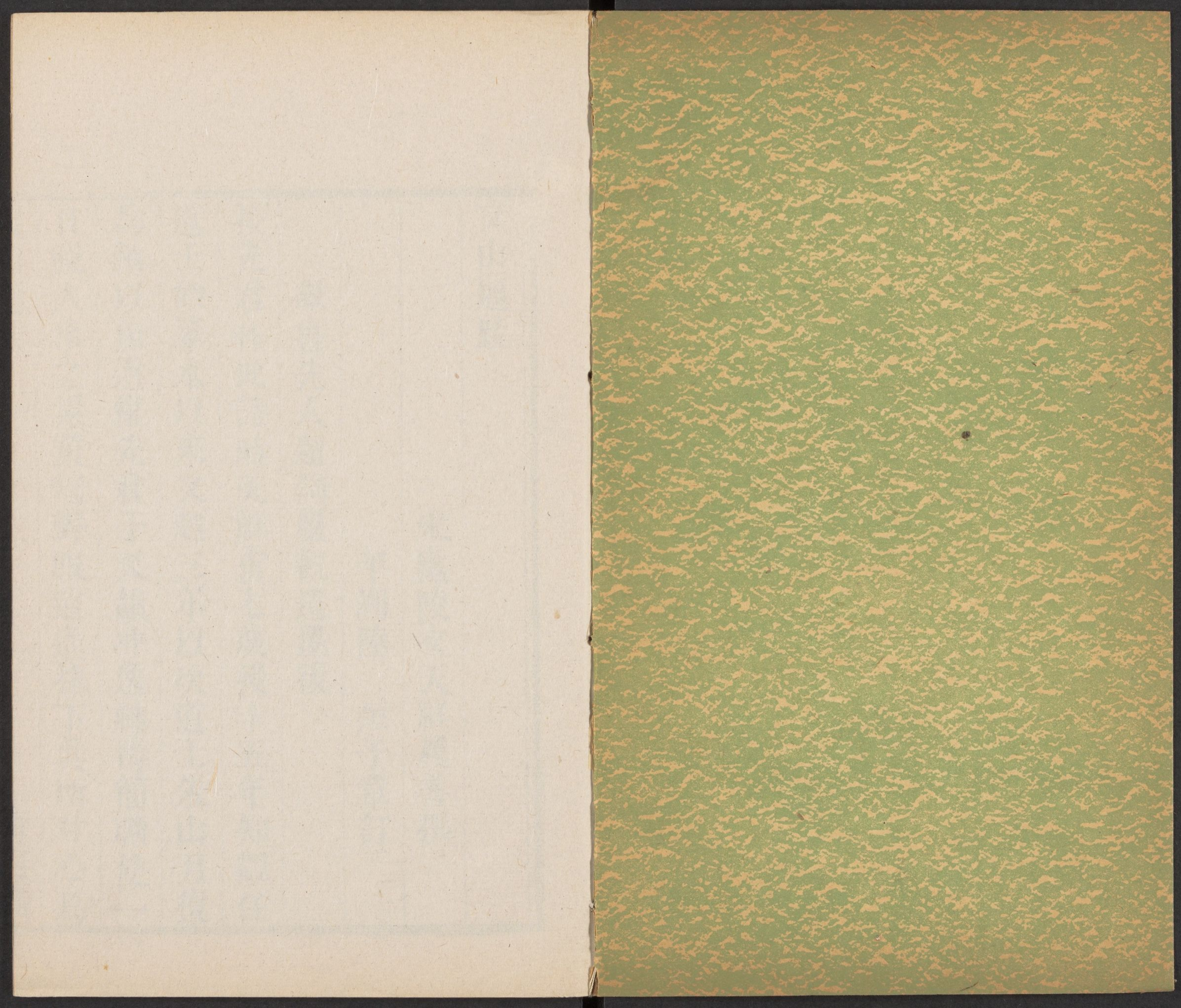


7
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62

T CHL 9100/4216



文山題跋

宋廬陵文天祥履善撰

平湖陸烜子章訂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
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
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
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



文山題跋 一
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

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於勤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

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

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沒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余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言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爲沙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
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
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
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與澹菴爲累從

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
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
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於其先與有
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
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
用詔於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景夫違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藏
脩於此者尙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衮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

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尙畱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欽歎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尙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脩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

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亾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旣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暎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

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
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
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
嘆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
而觀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
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

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且

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說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

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尙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尙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

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由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名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

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

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對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恆岱華其放六

合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者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

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尙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尙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昔予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子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

君終始無一日簞簋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

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

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
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
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
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牕詩文

予嘗造玉牕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
資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
於貴人徃徃文章衍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

予觀玉牕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
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
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牕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
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雞鳴嘒
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
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

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
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
初善爲詩畧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
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
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
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
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牕詩卷

琴牕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
陵詩平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牕詩如行山
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牕
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牕詩
必如聽琴牕琴牕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
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

段君哀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慘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其近之香山天資侷

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牕晝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丸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
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
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爲不精尙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
谷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
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遊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
廟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
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
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
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爲之辭記
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

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

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坊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坊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鋤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於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與者則坊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坊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坊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

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狗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尙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崇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

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

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
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
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
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維艱語曰行有餘力中
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
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
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
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

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日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
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
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
久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
竭以爲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
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
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爲人後猶將
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珏後也今其譜
牒併二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
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
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遂
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己不得不至諸公皆勸
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珏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
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尙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
此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
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
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
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

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蹶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

也季淵來京師攜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家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揚子精神心術之燦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瓊似

文山題跋 二十一
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
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之存亾莫不有數而
其既亾而不遂亾不存而復終存者雖人力之偶
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予存
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
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
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
爲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
大功業於當世徃徃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
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
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
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
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
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

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啟居
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
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鯁鯁然利天下
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
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
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字皆
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
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

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
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
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
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
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尙不免膠
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
持以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

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領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

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徃徃而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睹亦可尙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卽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軍鑄匙跋日及左副始種黃風起而多金保濟

文山題跋見其草書蓬勃奔、蒼、學地法然云

氣融結而成息梓之以為藝冰生色陸垣渡

文山題跋終

